

齐鲁晚报 2012.11.5 星期一

今日潍坊

编辑:蔚晓贤 组版:李洪祥



午后的琴声

文/刘东良

“啊……你好。你是在吹口琴吗？”

女孩听到我的声音，转过身来，表情稍有矜持，“啊，是。吹的不好……”

我从站着的阳台门口往里向女孩走近了些，置于午后阳光之中，便于交谈。“你吹很好听。我刚才在楼下读书，听到你的琴声，心里很感动，所以就上来了。本来不想打扰你的，可我还是没忍住。”言语中表达我的歉意。

女孩两手握着口琴的两端，大拇指在琴面上来回地抚弄着。青灰色的琴面反射出阳光来，使我感到那光线的柔和与温暖。女孩圆润而带有灵性的脸庞上，显出的笑容，也如宁静湖水一般的温柔，“我是下午没事，所以就来这练一会儿琴。许久没练，已有些生疏

了。”

我抬头，此刻的阳光正是金色的。我说：“不，在我听来你的琴声，很美。你看，这午后的阳光多好。真的，在这样一个下午，这样一个地方，能够听到一个人的琴声，真的是很难得的。”女孩的笑容在阳光下有着甜美的味道，“嗯，这阳光很好，空气也不冷。我也是挺喜欢这个地方的，很安静，刚好适合在这里吹琴，所以就随意吹了一些，只是刚好被你听到了。”阳光把白色的栏杆映照得发着暖色，浅蓝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从我们的鞋背上蔓过。楼下的花园里柳树尚还有些绿，不过已见出它们的冬色了。有一些其他的树，大概是桃树杏树之类，已然只有枝枝丫丫，在教室的大玻璃窗旁被人遗忘了

般地生长着。“嗯，”我打起手势，指着栏杆和楼下的花园，“这地方的确挺美，这阳光下的栏杆，楼下的花园，花园里的那些小树。再加上你的音乐。嗯，真的很美。”我几乎就是沉浸一个文学的世界里。女孩跟着我的手势去看那些景物，“哦，好美呀。”

“确实是的。”我说，“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现在很少人会吹这个的。”女孩有些兴致，“高三。基本算是自己学的吧。我爸妈他们都会吹口琴，我小时候就一直很想学，可他们就是不教我。后来我就自己偷偷买了这把口琴，”她看了一眼手中的琴，“然后自己找了一位音乐老师，我跟她说只要告诉我‘哆来米发唆拉西’在哪里就行。”“那你一定是有天赋了，不然怎么吹得这么好听。”我由衷地夸赞她说。

“呵呵，就是对口琴比较感兴趣而已，谈不上天赋的。我气息不够，所以吹的不好。”

“我觉得口琴是挺难学的一门乐器，”我说，“它不像钢琴有琴键，吉他有琴弦和品格，能够用手操作。”女孩拿起口琴，“口琴很好学的，”她将

琴孔的一面对着我，另一只手的食指从琴面上划过，“先找到七个音的位置，”然后她放下琴，“还有你需要有足量的气息并能够自由地运用。我就不行，我的气息不行。”她吹了一口气。我想起我小时候在一个叔叔家玩过一把口琴，我使劲儿的吹，最终什么也没有吹成。我摇摇头说：“对我来说，挺难的。不过我很喜欢音乐。如果没有音乐的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灰暗。我们需要音乐。”女孩点头，“我们需要音乐，音乐使心灵变得纯净……”

告辞时，我对女孩说：“以后如果有机会还能遇见你，希望仍能听到你的音乐。”“嗯，好的。Bye bye！”女孩摆摆手，笑容开在她的脸上。

“Bye bye！”我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下午，就像一个故事的开始，但这故事没有许多人所想象的结尾。我没有想过问她更多能让我进一步了解她的线索。其实我也不应去打扰她，只在楼下听她的音乐，那不是更好？为什么一定要有结局？

一个音符的响起，也是美的。

带着负担上路

文/佟晨绪

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动物研究学者发现一只蚂蚁驮着体积比它本身大百倍的稻草在爬行，当遇到了裂缝，它没有止步不前，仰天长叹，而是把驮着的稻草横摆在面前的裂缝上，自己再从稻草上爬过“鸿沟”。这一惊人举动不禁让人惊叹：它在人生的路上带着负担前行，却跨过了那道“鸿沟”。

软体动物小蜗牛，每天出门都要带着重重的壳，于是它问蜗牛妈妈：“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背着个重重的壳呢？太累也太慢了。”蜗牛妈妈说：“我们虽带着负担上路，动作迟缓，但它有时却能保护我们呀！”

蚂蚁与蜗牛的行为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带着负担上路，虽然会使我们前进的步伐变得缓慢，有时却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实现自己的理想。

莘莘学子在求学路上，带着父母的关爱、老师的期待，其负担可谓重矣。但正是这沉重的负担使他们拥有了上进的动力，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最终迎来光明的未来。这艘载满爱的航船，带着他们驶向了那憧憬已久的人生彼岸。

李斯周游六国时曾遭到奚落，所以当他来到秦国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但他没有放弃自己崇高的理想，决心一展抱负。正是在此负担的督促下，他不懈奋斗，终于成功拜相，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由此可见，心理负担在一定情况下能使人愈挫弥坚，成就一番伟业。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求学时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在三餐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依然在小楼中一遍又一遍地演算，最终成为颇负盛名的数学家。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生活的负担面前，只要能顶住压力，勇往直前，就可能超越自我，实现梦想，成为生活的强者。

人生就像一个舞台，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但都要面对生活的考验，都要承受有形的或无形的负担。面对人生中的负担，我们不能望而却步，而应迎难而上，勇敢地挑起重担，带着负担上路，在此过程中磨砺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变得无比坚强、乐观，从而更稳健地走在人生路上。

带着负担上路，相信我们会收获一路别样的风景。

雀河

文/栾巍

夜，寂风蓝聆。
垂柳摇曳在碧水月亭。
辰，闪烁柔馨。
宝石晶剔在花丛枝繁。
皓，洁白无瑕。
一缕恋光在祝福灯塔。
梦，追逐恋桥。
一字喜鹊在编制幻桥。
比翼鸟，连理枝。
相伴在雀河。

溪，卷帘望窗。
帆橹沉浸在大江南北。
湛，点缀粼星。
江豚激情在尊草芳菊。
醉，相郎娶君。
蹁跹戏嬉在汉宫谧苑。
寄，倾诉锦书。
云侠畅游在心间净土。
离殇曲，难悟禅。
相伴在雀河。
雀河！雀河！
志存高远的天堂。
你是多么的遐想。

雀河！雀河！
漫无边际的圣殿。
她在抛绣橄榄枝。
雀河！雀河！
东方神韵的神话。
不知仙阁的晚霞。
雀河！雀河！
鸳鸯滴泪的触情。
芦苇荡漾在爱河。
拂光扑照，皓月当空。
与君相许，永浴爱河。

流动的母亲

文/崇新会

“我妈不愿意过来住。”

分明是他不想和母亲在一起！大家私下说。那天下午，校长把小石从办公室叫了出去，他俩边走边说，然后站在校园说了很长时间，小石低着头，表情凝重，有一次还摸了一下眼睛。老师们说：“一定是说小石娘的事，早该有人说说他了。”

康复后的小石娘重操旧业：拾破烂，上山摘艾蒿叶晒干，用自己拾的柴禾做饭，她还在房子的周围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大片菜地，种上了各种蔬菜。小石周末帮母亲把破烂和艾蒿叶卖掉，然后把大袋小袋的蔬菜拿回学校。

张小床撑起了雪白的蚊帐，桌子上升起扇在呼啦啦地转，小石娘出出入入，对来往的老师微笑着问好。

那次，肖老师上街回来，路过小屋时，突然，盛放土豆的袋子烂了，土豆撒了一地，小石娘赶快找了袋子出来，帮肖老师捡起散落的土豆，并热情地让肖老师歇歇脚。

她们自然说起搬家的事，小石娘说：“小石是俺小儿子，他爹死了几十年了，我一手拉扯小石和三个女儿成家立业，只有俺小石成了大学生。现在老不中用了，我就成小石的负担了。有一回，我发烧昏迷不

真让俺娃们费心事了，总算，我搬得离孩子们越来越近了，现在，他们伸伸脚就能到我这里了，我也能经常看见他们了。”小石娘脸上泛起幸福的光芒。

“你父母都好吧！”小石娘反问肖老师。顿时，肖老师眼眶湿润。8年前，肖老师母亲过世，她父亲跟着弟弟过，思想不一致，饭菜也吃不到一块，他父亲非常不适应，总说自己还不老，很想一个人住，弟弟当然拒绝，肖老师背地里也劝父亲：“您那样让我们的颜面往哪搁呀，您想让别人骂弟弟不孝吗，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去年，肖老师父亲患食道癌去世，她父亲在弥留之际，肖老师才体会到了父亲心中的那份孤独和长期忍辱负重的感觉。如今，小石娘勾起她心中无限心事，眼前这位流动的母亲，像一条溪流，她在按自己的方式流淌，因为心中有了归属感，所以不管流动的姿态如何，在她心里，流到哪都是温暖的港湾，与颜面无关，房子

不大，爱却满满。

突然，小石娘眼睛一亮站了起来，她高声说：“乖乖，你来了！”肖老师随着她的视线往前看，原来是小石妻带着孩子正向这边走来，她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面的热哈气把袋子熏得灰蒙蒙一片，她说：“妈，刚蒸的小笼包子，快趁热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这样的日子还不到一年，现在小屋就要被拆除了，小石娘像水一样又要流动了，大家说，无论她流到哪里，但绝对是流向小石的家属楼。

果然，小石一下班就骑车出去给母亲租房，那天，同事们发现，小石夫妇竟在收拾学校外面配电房边的一间空屋。老师们上下班经过，一眼就能看到小屋里的一切，房子不大，一

小石娘出车祸了！那天晚饭后，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飞车过去，小石娘被撞倒，当场桡骨骨折，骑车人早已在夜幕的掩护下逃之夭夭。

出院后的小石娘胳膊上打了绷带，用一本书兜着胳膊，长绷带挂在脖子上，身体更弯了，上身和腿之间几乎弯成90°，她继续住在小屋。

小石的做法显然引起共愤，这样对待母亲，太残忍了！不少人旁敲侧击地提醒他该怎样去孝敬老人，小石平静地说：